

# 參政消息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第0073期•  
1957年5月13日·星期一  
新华通讯社編印

## 外国通訊社評述我外交部声明 蔣帮召集軍事會議討論我炮轟金門

【路透社北京11日电】（记者：漆德卫）中国政府今天说，在台湾驻扎导弹部队是“美国政府一意推行侵略中国、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的政策中的又一项严重的挑衅行为。”

它在发表的一篇声明中说，政府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美国必须“对它的侵略行为担负完全的责任。”

这里的观察家认为，这是与中国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台湾问题上所发表的“最强硬”的声明。虽然他们一直强调解放这个岛的决心，自从两年前的万隆会议以来，他们越来越强调和平解放的愿望。

在最近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者（其中包括无数回来的国民党文武官员）相继号召他们的同胞返回“祖国”，帮助实现和平解放。总理周恩来先生答允给蒋介石将军一个好职位，如果他回来的话。

中国人也指责过美国支持反蒋活动，借以破坏现政权，代之以更可靠的政权，从而加强对台湾岛的控制。

【法新社北京11日电】（记者：洛甘）在北京的西方观察家注意到，共产党中国外交部今天公布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和共产党炮兵部队重新轰击国民党部队占领的沿海岛屿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在昨天，厦门地区的共产党炮兵部队向国民党驻守的金门发射了六百多发炮弹。

今天发布的外交部的声明重申“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的决心”，尽管美国在台湾驻扎导弹部队。这个声明的警告说，美国“必须对它的侵略行为担负完全的责任”。

这项声明使中国报纸自从美国宣布决定在台湾派驻导弹部队以来所采取的态度具有了官方性质。

【美联社香港11日电】共产党中国在星期六晚上指责美国把台湾变为原子战争基地，并且警告说，它不会被吓倒而不敢解放这个国民党堡垒。

外交部的声明还说，“中国政府一直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且为此作了多次的努力。这句话是暗指赤色分子最近所谓台湾和北平即将举行和谈的说法。蒋的政府极力否认这种说法。

可是，虽然中国赤色分子重申他们要解放台湾的目标，这个声明没有过去几年的创造紧张的味道。这个声明说，“中国政府一再提出了和平解放的号召”。没有提到武力。

【合众社伦敦11日电】共产党中国政府今天说，尽管美国在台湾安置导弹，但是共产党中国政府“解放”台湾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它说，在台湾设置导弹是“一种侵略”。

中国政府等了四天才对美国的公告第一次提出正式抗议，公告说美国导弹部队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蒋介石大元帅的中国国民党人的岛屿堡垒。大概中共在这段时间内一直在同莫斯科商量。北平是依赖俄国供应原子武器和投射原子武器的飞机的。

【法新社台北11日电】中国国民党在今天召集军事会议，研究国民党控制的金门岛突然遭到轰击事。

但是，消息灵通人士不认为这次炮轰有任何特别的重要性。这些人士说：“那一天天气晴朗，共产党人对于炮轰特别感兴趣。如此而已。”

【合众社台北5日电】（内部通报）注意  
合众社内部通报  
要求注意我炮轰金马  
中国共产党人加紧炮轰国民党中国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的情况。台湾的军事观察家认为共产党人轰击这些岛屿只是要表明他们并没有被美国导弹驻在台湾的做法吓倒。但是国民党人士说，这些炮轰没有甚么意义，因为共产党人没有造成甚么损失。

【合众社东京11日电】一位高级军方人士今天说，共产党中国所以没有把喷气战斗机和轰炸机驻在台湾对面的赤色大陆的飞机场，是因为俄国曾命令它不要这样做。

美国军官们由于安全上的原因，拒绝透露据信是共产党人在沿海修建的可以升降喷气机的机场数目。但是国民党中国人士认为至少有六个。在这些基地中，有一些（如果不是所有的）大概是在美国为了支援台湾防务将驻在台湾的“斗牛士”式导弹的射程以内。

一些军方人士认为，俄国还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中国在赤色大陆上空散发传单的行动进行报复。

国民党飞机经常飞到大陆上空去投下千千万万张传单。但是到现在为止，共产党人没有对台湾进行类似的袭击。一些人士认为，这也是因为莫斯科下了命令。

据猜测，这种不能进行报复的情况，对赤色中国驾驶员产生了不良影响。一位人士说，必然的情况似乎是，“台湾空军可以随便行动的情况，必定会对共产党空军的精神、士气和态度产生严重的影响。”

## 美通訊社报道我展开关于内部矛盾的討論

【美联社香港11日电】赤色中国在最近几个星期中打开了它的竹幕，暴露出一个处在失业、粮荒、群众冲突和瘫痪性的官僚主义中的国家。

在官方报纸和北平电台的一系列的坦白的暴露中，北平政权已经承认，由于去年的水灾、旱灾和为害极大的飓风灾害，这个国家的一大部分地区都笼罩着饥饿的威胁。

除了些物质上的困难以外，共产党领导方面正在极力设法解决关系它对这个国家的控制的两个人为的问题。第一个是在前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方面普遍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主义的问题。另一个是群众和具有官僚主义思想的共产党人之间存在着愈来愈大的磨擦问题。

【美联社香港11日电】北平电台星期六清早报道，共产党中国的新闻记者们正在要求更多报道“真实情况”的自由和减少来自政府官员的威胁。这是北京政权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人的坦白的另一个透露：大陆上并不是一切都象过去的宣传会使局外人所相信的那样光明的。

这个赤色的电台说，中国记者在上海举行了一次讨论，记者们举出了许多下列的事例：某些在报纸上受到批评的单位打电话到报馆来追问作者的名字。有些其他单位禁止他们的宣传部门发表可能不利的消息，并且常常拒绝报纸的采访。这些抱怨中有许多是同西方记者们的抱怨相类似的。而不同的是，赤色的记者们过去从来没有公开埋怨过。

【合众社香港11日电】北平训戒毕业生，说他们不了解他们“有符合”共产党中国需要的权利。“中国青年”杂志最近登载了一篇题为“他们为什么不上工作岗位？”的长文，谈相当数目的毕业生拒绝接受政府给他们分派的工作。

这个问题对北平来说，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工业不是分布全国的，显然，受过训练的人材中有很大大一个百分比必须从他们的家乡地区转移到国内的其他地区去。

在这里对中国来说就存在着长久以来的语言和习惯这个问题。

1956年8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也给北平政府招来了进一步的障碍，文章要求官员们在毕业生被分配去的地方给予他们的个人愿望以一切照顾。在今天的中国就像在极权统治控制下的其他国家里一样，青年提出了过多的使他们的统治者感到为难的问题，而又不买含糊其词的格言。

## 英报評中共整風

【本刊讯】“曼彻斯特卫报”5月2日刊载维克托·佐扎题为“中国改变做法，举行谈心，不进行斗争”的文章评中共整风。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人最近发现党的领导人和人民之间能够存在“矛盾”，而且确乎存在“矛盾”，于是开始进行全国性的“整风运动”。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发布一项指示，认为必须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过程中消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祸害，“以在新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团结”。现在特别提出要消除的这些祸害在中国共产党社会中由来已久而被掩盖了的，所以要发动运动来消灭它们。但是这次的方法有所不同。不会再有像过去那样的“斗争会”或是“批评大会”，那时把成千的人聚集在广场上殴打他们的胸部，对“资本家”和其他犯人厉声谩骂，然后交付处决。在医治思想错误时要有耐心，用一种毛泽东本人能够引为自豪的诗意的笔法，进行思想教育应当严肃，“但是要和风细雨”。

所以采取这种新的温和态度一部分是由于这次要改造的是低级领导人，而不是“人民敌人”。斯大林，甚至是中国领袖们随时认为，最好用“人民敌人”的帽子来排斥碍手碍脚的党员，因为这样对于制度的缺点可用他们作为替罪羊对群众有所交待，同时又消除了党内潜在的或是实际的反对派。

这次，次要的领袖们将受到和风细雨的对待，虽然他们仍然被指责在同群众打交道时使用“打击或压迫的手段”。将通过使领导接近群众的办法来消除在领导和群众之间产生的“矛盾”。领导人必须通过改变他们的工作作风来“改造”自己。他们必须设法了解群众的问题，而不能用单纯的行政办法对待他们。他们决不能认为自己是“特权阶级”和摆“官架子”。他们必须从事工农所进行的那种体力劳动。

据说这个运动之所以有必要是由于这样的事实：中国已经离开革命的发展阶段，并且现在正在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工作，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正在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改变。这也是对于在领导和群众之间出现“矛盾”的解释。据毛泽东说，这些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这些矛盾是同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对抗性矛盾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对抗性的矛盾是由于生产力的改变和各个阶级在社会中的不同利益而产生的。毛不承认，在他的国家发生了这一类的矛盾，事实上，由于中国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出现的新领导或官僚阶级也可以用马克思用之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样论点来分析——不过这样的话，人们将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并且的确，苏联的矛盾也是“对抗性的”。这可能是更好的马克思主义，可是这使马克思主义者的安适心境感到不好受。

赫鲁晓夫接见“纽约时报”主编

## 表示赞成召开四大国首脑会议并希望美苏会谈

【合众社纽约11日电】赫鲁晓夫在星期五下午接见“纽约时报”主任编辑滕纳·卡特勒奇（他正在苏联访问）时的一小时五十分钟的谈话内容今天已经发表。赫鲁晓夫说，避免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国家之间发生全面战争的最稳当、或许是唯一的办法是美国和苏联寻求一条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道路。

卡特勒奇报道，赫鲁晓夫高兴地回答了许多问题，只逃避了一个问题——指明他所谓的“冒牌共产主义国家”。

他说，他坚决赞成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但是坚持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责任主要在美国和苏联身上，“首先是美国身上”。赫鲁晓夫还发表了以下这些意见：“任何四大国会议在事前都应当周密准备；作为紧张局势最重要的刺激因素的欧洲问题造成争执的一个‘症结’；要在欧洲取得任何解决可能需要成立一个由美国和苏联支配的经常性机构来审查将来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机构显然意味着北大西洋组织的解散；德国问题应当由波恩和东德来解决；联合国是谋求和平的有用机构，但是在目前，由于美国的操纵作用，它已不重要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美国和他的盟国企图对苏联和它的共产党盟国发动一场侵略战争；美国的自私自利的人们正在执行一个摇摆于‘战争边缘’的政策；这里的新闻检查制度仍旧要保存下去，因为这是‘合理使用’社会所有的手段，以便不把资源，例如墨水、纸张和颜料用在只会造成损害的消息上；理论上不反对波兰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但是它们应当小心，不要沉湎在甜言蜜语中”；美国对中东的干涉应受到指责，但是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匈牙利人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和独立的政府。”

赫鲁晓夫还说，他希望访问美国，以便同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商谈，但是他担心，他不会被接受为一个旅行者，也得不到官方的邀请。赫鲁晓夫提出“终止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是四大国会议应当讨论的首要问题。”其次他说，领导人应该讨论“建立欧洲安全的问题”，他认为，德国不应当参加这种会谈。

赫鲁晓夫说，苏联领导人认为，如果他们同美国能达成一个协议，接着也会同英国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的。尽管有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他认为，这两个世界大国还是可以有“睦邻关系的”。“另外的办法是继续储备武器——原子武器、包括洲际导弹在内的各种火箭。结果就随时都存在着这种可能：由于某种错误或意外事件，就会发生战争。这对我们两国和全世界将是莫大的不幸，因此，我们非常希望同美国举行会谈。”

美哈佛大学经济学讲师

## 驳斥“纽约时报”说我粮食生产下降的说法

【本刊讯】“纽约时报”5月5日以“中国的粮食生产”为题发表一封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讲师、该校东亚问题研究会研究员亚历山大·埃克斯太因的来信说：

“我写信给你们是和你们4月27日以‘大炮和牛油’为题发表的社论有关的。你们非常正确地指出，一切苏联集团国家的计划——包括共产党中国的计划——的重点仍然是放在重工业上。但是，你们想要表明中国的粮食生产已经大大地落后或下降，因此空前未有的众多群众面临着饥饿，作这种结论就是太过分了，你们用来支持这种结论的数字会使人产生很大的误解。

“你们很正确地指出，根据中国所公布的数字，小麦的产量仅仅比战前水平提高了7%，而人口一直在迅速增加。但是，中国的主要出产不是小麦，而是大米。用份量来计算，大米占全部粮食产量的44%，而大米的产量不是提高7%而是提高40%。同时，至少根据已公布的统计材料，白薯——另一重要食粮，尤其在华南——产量已增加了两倍。

“应该指出，事实上，这类比较都没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战前的农业统计数字是不能与中国共产党人所公布的统计资料相比较的。战前，土地面积和谷物产量都是少数的，因此产量的增加至少一部分比实际情况更为明显。但是，即使把这一点也计算在内的话，现有的一切迹象也可以支持这么一种结论：中国大陆的粮食生产在最近几年中有了一些增加。同时，分配粮食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这一情况，中国共产政权才能迅速减轻或防止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成为传统现象的地方性饥荒。

“由此可见，常常说中国近年来一再遭到大饥荒的结论是没有证据来支持它的。”

## 捷克斯洛伐克关于青年教育问题的讨论

【本刊讯】今年年初，捷克斯洛伐克“文学报”（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发表了几篇关于青年教育问题的文章，举了一些国内年轻一代中出现的健康的现象的例子，其中有几篇文章引起了热烈的反应。报纸不仅收到读者的反应，而且收到个别社会团体的反应。对青年的教育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个讨论直到现在仍在“文学报”和其他报刊上继续进行，下面是讨论中最有兴趣的几篇文章。

一位作者说：真理没有去争取青年的地方，谎言和敌人就要吸引他们过去。一位教师说：青年品性不好是由于娇生惯养，缺乏劳动教育。

一位署名索斯纳尔的题为“迷津”的文章中，举出了几个例子说到父母对幼童和少年采取错误的态度，而且指出错误教育的结果。

有一个街头少年罪犯在小时候父母对他百依百从的，他犯罪后在庭审的时候说：“起初我想加入少先队组织，可是父亲总是说还早。当我七岁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应该成为少先队员，为的是可以进入高等学校，不致于做一个泥水匠。

父亲不喜欢开会。总是装病逃避开会，或者把开会称为很不愉快的义务。他说他参加会议是为了避免在鉴定表上有不好的批评。也由于这些原因我应该加入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父亲对我说，我应该狡猾，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要结识好的朋友……现在你们要把我关到牢狱里。可不是这样吗？你们惩罚吧！”

记者在文章结束时写道：“在那些我们和真理没有去争取青年的地方，谎言和敌人就要把他们吸引过去。”

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师彼里冈在1957年2月16日第七期的“文学报”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作者指出目前青年品性不好的原因是，对青年娇生惯养，缺乏劳动教育。

捷青年联盟一位干部说：青年联盟不关心青年的生活，光用干巴巴的教条来进行思想教育，没有培养青年对美和丑的辨别力，青年们追求不健康的東西而不自知其为丑恶。

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比尔森区委员会委员卡斯拉的一篇文章，指责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组织“对于干巴巴的、形式主义的数字比对教育工作的真正的结果更加关心。”

他写道，青年联盟的工作人员在视察青年组织时，很少关心他们的生活。青年联盟工作人员常常说，必须加强青年联盟的政治工作。可是他们却很少关心对青年进行更广泛的思想教育。

文章接着举出一些青年工作做得不好的和有伤大雅的例子。在一个学校的会议上，青年组织主席作了关于埃及的报告和有人宣布了筹备技术展览会的情况以后展开了讨论，会议结束时唱了“民主青年进行曲”。这次会议进行得非常成功。随后有人打开了收音机。收听世界著名歌曲的断片。可是主席命令关掉收音机。他说，谁要听这种尖锐的叫声。会场里谁也不知道，他们在收听“费德里奥”歌剧（贝多芬著名的歌剧——编者）中的一段抒情曲。会议结束后，我就在走廊里问这伙学生，你们什么时候看过戏，其中一个人回答说，有些人看过戏，并且看到了（回答者好久回忆不起他所看的什么）“巴赫齐萨拉伊的泪泉”（根据普希金的同名的长诗改编的剧——编者）。他说，校长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剧，但我们却不喜欢看。

作者举出类似的另一个例子，他接着写道：“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现在许多青年什么也不关心，却往往去寻求别的道路，而不是走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所指出的那些道路。我们往往没有懂得这点，我们在摧残青年心坎上美的感情。我们也常常研究花花公子作风的根源，但是并没有看到，老实说，我们自己却在培养花花公子。一个不善于辨别美和丑的青年人，如果不走那条除了干燥而且往往是教条主义的毫无美感、没有意义和不能理解的爱国主义和荣誉的谈论以外，还可以听到某些别的事物的道路，还去走什么样的道路呢？

正因他们年轻不懂得真正的美和真实的感情，就去参加各种不成体统的舞会，热中于粗野的音乐等等。他们认为，再也没有另一种美了。即使他们穿瘦小的裤子，结上花色奇形怪状的领带，穿上花花绿绿的外衣，也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在这一切方面，以及在不健康的情欲方面找到某种比我们给他们的更高贵的东西，在这方面他们看到了某种美”。

许多读者写信给“文学报”，参加对青年联盟的思想工作的

讨论

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乌斯捷克州代表会议代表给“文学报”写了一封信，摘录了代表会议代表们的发言。发言者承认青年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也不否认国内青年一代的生活有着不健康的现象，但是他们不同意“文学报”的态度，特别是不同意卡斯拉这篇文章的说法。代表莫日什说：“我们都知道不能满足于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直到目前为止的教育工作。但无论是报告或讨论，都说明我们正在寻找改善这个工作的途径。”

这封信说，对审判情况的分析证明，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都是未加入青年联盟的青年所犯。这也是我们竭力扩大我们数百万人的青年组织的队伍的原因之一。据卡斯拉的意见，我们这种努力是为了追求枯燥的、形式上的数字。我不同意这种我认为不正确的说法。

“文学报”编辑部发表这封信，同时还发表了赞同卡斯拉立场的按语。编辑部按语写道，“我们将解释社会关系的各种问题。我们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

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奥洛莫乌茨州委员会工作人员列帕洛瓦写道：“我当然不想说，青年联盟不应该扩大自己的队伍，但是它应该对各组织工作的质量特别加以注意。青年联盟的工作人员尽可能地要多深入到盟员当中去，关心他们的工作，注意他们的兴趣，给他们提出建议。我完全同意卡斯拉同志文章中的意见。青年联盟的工作人员应该是心理学家，而且我相信他们会成为心理学家的”。

# 美帝国主义的当前目标

(原载法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新法兰西”3月7日号)

“新法兰西”编者按：本刊发表的这个文件论述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的政。编纂这个文件的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外交政策部。应该认为这个文件是一个初步探讨。请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为了善于掌握世界形势而且清楚理解世界形势，必须尽可能明确认识起着左右形势的作用的美帝国主义。

谢皮洛夫最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上发表演说时着重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美帝国主义左右形势的地位日益加强。

确实，这是国际形势中显著趋势之一。法英对埃及侵略的破产和匈牙利反革命的破产，象触媒剂之于化合物，对国际形势起了作用：加速了各种内在力量原有的发展，使得原来的不平衡状态更加严重，同时引起了新的不平衡现象。

甲、美帝国主义由于本质而不可能放弃支配世界的意图。如果说它已经不得不在战略和策略中考虑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原子侵略可能给自己招致致命危险，但是它在继续将来还要继续准备这种原子侵略。不过，即使在策划这种冒险的战略家看来，如果不事先改变世界力量对比关系，“照理”就不能够尝试这种冒险。

由此就已经呈现出阶段的两个目标：一方面，竭尽可能分化社会主义阵营同时促使它丧失信心，尽量利用社会主义内部可能表现出来的矛盾和分歧，加重社会主义阵营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困难；另一方面，弥补旧资本主义各国的缺陷，力求使它们成为不致存心造反的属国，在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取代旧资本主义各国的地位，从而一面避免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过于靠拢社会主义世界，一面为急需出路的经济确保必要的市场。在当前世界形势下，要达到上述最后一项目标，凡是实际上不可能依靠既要相当顺从、又要有群众基础、从而同反对旧殖民列强的斗争运动有着联系的人物的地方，美帝国主义就得准备打出目前唯一有效的一张牌。那就是，同殖民地的年轻的民族资产阶级谈判。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打这张牌，尽管鉴于社会主义世界的存在和日益壮大，这种做法长期说来对于帝国主义制度本身的残存是包含着危险的。

乙、战前世界的不容争议的主宰——欧洲旧帝国主义国家，在苏伊士侵埃战争失败后，它们的殖民地体系今后将加速崩溃。

丙、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和英国势将日益沦为二等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和作用将日见削弱——不仅将同西欧各国一起削弱，而且会削弱得更快些：因为例如德国帝国主义也在充分利用所谓反殖民主义来在不发达国家发展自己的事业，德国帝国主义的作用是越来越大了。

为了便于对美国政策运用的途径和办法进行必要的分析，我们认为把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剖析是有益处的。(1) 美国政策的经济基础。(2) 美帝国主义面对着社会主义世界。(3) 美帝国主义及其渗入英法昔日帝国和势力范围的努力——“艾森豪威尔主义”。(4) 美国的欧洲政策。

## 一、美国政策的经济基础

今天美国经济的特点是若干根本的大变动，这些变动使得美国经济内在的紧张形势更加严重，并且对美国经济提出了为资本和商品找出路（前者又往往为后者开辟道路）的日益迫切的世界规模的问题。

### (1) 生产

首先是美国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它的产量一直在继续进展，尽管曾经受到战后两次衰退的震荡。工业产量现在比1929年超过了将近2.4倍（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只有德国和日本能够以类似的速率进展），比1947—49年平均产量提高了1.4倍（欧洲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自从1948年以来生产量都提高了）；1937年，美国工业产量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中约占42%，现在占50%至51%。

### (2) 军事开支所起的作用

但是，美国生产量的提高绝不是以私人消费的相应增加为基础的：在1938年和1955年之间，全国毛产量中私人消费数额所占比例从75%跌落到65%，而全部工商业公司获得的利润却从64亿美元增加到430亿美元！

大大发展的工业主要是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制造消费品的工业，例如纺织业、皮革工业和食品工业则停滞不前；而消费品生产量增加的部门（主要是耐用消费品），不得不用扩大赊购的办法（1956年赊销的消费品达370亿美元左右，而1929年为70亿美元）来人为地刺激消费，而且这种做法看来已经达到了限度。

事实上，高度生产活动水平——和利润的增加——之所以得以维持，只是由于有利于投资的真正“兴旺”的公共支出的增加。就1956—1957财政年度来说，在规定的全部支出658亿美元中，有403亿美元（占61.3%）是公开的军事支出；而最近提交国会的下一财政年度（1957—1958年）预算草案规定的军事支出又有了增加而达453亿美元（占支出的63%）。如果加上实际上用于同一用途的各种费用，那末，这笔费用肯定占预算的65%以上。

度的预算中，用于新武器、特别是原子武器的费用所占的比例的增长，远远大于全部军事费用所占比例的增长。

前不久的一期（1956年3月）

“情况研究”（（法国）全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杂志）中写道：“军事部门是使国家在大战前夕还未能摆脱的长期困难的经济好转而变成持久繁荣的决定性因素。”

上述杂志列举一系列的统计数字，证明军事费用从1946年起占全国产量毛值的10%到15%（1939年占1%，1941年占11%），而同一时期美国的输出占4%到6%。杂志然后得出结论说：“可以肯定，军备费用使得美国国内市场和经济结构起了重大变化，而如果不是靠这笔军备费用，在这么短的时期内起这样的变化是不能想象的。”

根据其他材料的估计，军事订货占净工业产量的15%到20%（为输出的两倍以上）。而官方预计1957年全国产量毛值增加2%，完全是由于公共支出的增加、首先是由于军事支出的增加。

美国的庞大工业机器在运转；但是，它的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的活动，越来越脱离消费品的生产、越来越依靠增加非生产性公共支出来维持，而这种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则必然要以增加捐税、发行公债或通货膨胀的办法来提供，同时牺牲工资和可供消费的收入。

### (3) 集中

同时，工业日益集中在几个垄断资本集团手里：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调查，在过去三年中出现了真正的“公司合并的浪潮”。

伯利恒钢铁公司（美国第二炼钢厂，年产两千万吨钢）和杨斯顿钢板钢管厂（年产六百万吨钢）就是在最近合并的。美国“幸福”杂志最近的调查叙述了所有这些合并的结果，它说：五百家最大的美国工业托辣斯差不多占全国产量的一半，就是说占资本主义世界产量的四分之一，它们雇用了工业劳动力的50%左右（八百六十万劳动者）；它们在1955年的营业额占全部工业公司营业额的54%（一千六百一十亿美元，而全部工业公司的营业额为三千亿美元），占全部工业公司纯利的68%，并占工业公司全部资产的60%。

这五百个大工业托辣斯中，十二个托辣斯的净资产都达到十亿美元以上。按资产多少先后排列，这十二个托辣斯是：新泽西美孚油公司（四十七亿美元）、通用汽车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杜邦公司、福特公司、纽约美孚—莫比耳石油公司、印第安纳美孚油公司、德士古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这些公司是属于洛克菲勒集团、摩根集团、杜邦集团和福特集团的。

这里强调指出石油托辣斯所占的地位，不是没有意义的。石油托辣斯在这十二个大托辣斯中占一半，除掉印第安纳美孚油公司而外，其余五家都在中东拥有石油开采权，它们从中东取得的纯利甚至达到它们所得总纯利的40%以上（海湾石油公司、纽约美孚—莫比耳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新泽西美孚油公司：20%左右。）

### (4) 危机因素

但是，人们看见到处呈现出到达了限度的情况。目前报纸纷纷提出疑问，这就表明资本主义世界在这方面感到不安。“世界报”的标题说：“美国经济到了危险的地步”。“义勇军报”说：“美国害怕危机”。比较审慎的“回声报”也不禁说：“美国的经济兴旺疲沓了”。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工业产量削减、就业人数减少（1月份减少一百六十六万人，这是1949年以来在1月份减少得最多的一次）、证券的大跌价。老胡佛问道：1957年是否将成为1929年那样呢？

姑且对这个问题不表示意见，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掌握的材料还远远不够，不过，看来很明显，由于捐税越来越重，群众无力满足需求，因此国内消费市场便越来越狭小。对于耐用品的需求（主要是家庭用具、电视机）也减少了。这类货物年终销售情况是很疲软的。汽车工业停滞。修建住宅的合同有限。

在私人投资方面，去年年底宣布了庞大装备计划的大公司，都打算延期实行：通用汽车公司最近竟宣布放弃它的装备计划。

既然显然不存在侵略威胁，上面说过的起主要作用的军事费用，似乎也不再能大大增加了；通货膨胀的趋势加剧了，以致艾森豪威尔在他最近的“国情咨文”中说这种趋势是主要的危险。

同英国这样的国家相比，美国的输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全国经济中只起次要的作用，可是在战后，马上就大大发展了。但是，自从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特别是日本）的潜力恢复以后，美国的输出很快就遇到了严重的竞争、被迫显然收缩，接着又缓慢地上升。美国工业品的输出目前占全部工业产品的10%不到，而且只占资本主义世界全部工业品输出量的四分之一。

### (5) 争取销路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加之面临经济停滞的危险，从1955年起美国资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气势汹汹地向“自由”世界进攻，首先向英法两国资本

## 美国偷偷摸摸地策划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

【本刊讯】“华尔街日报”最近刊登了该报驻华盛顿记者吉布逊题为“使俄国烦恼”的报道。

报道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那些决定对外政策的顾问们在偷偷摸摸地准备展开攻势，以达到用巧计胜过俄国人的目的。作为这次攻势的基础的意见是，克里姆林宫在今后两年内将忙于国内乱事，无暇在国外多找麻烦。”

“虽然这种估价可能过于乐观，但是美国的高级外交官员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相当相信这种估价的正确性，进而在这种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各项重要的决定。”

“美国的政治方针——不论是新的政纲或是旧的政纲，也不论是修改过的或是正在快速实现着的方针——的基本目的将是，利用俄国的各种内乱，并且加强这些内乱，但又不太露骨以免俄国人反应得太猛。”

“这个政策的主要部分是企图使共产党国家的人们对苏联范围以外的生活有更广泛的概念。”

记者继续写道：“国务院采取的措施中包括：打算恢复同铁幕内各国交换工商界和文化界人士的访问。自从去年秋天匈牙利起义后，同俄国的这种接触破坏了。不久的将来，可能美国会宣布给予波兰某些经济援助……美国认为，如果在匈牙利成立一个不与莫斯科通气的新政府的话，可以给予巨大的经济援助，在公开暗示这一点的同时，给予匈牙利难民帮助的可能已成为争论的焦点。”

“美国的官方人士打算，如果放宽对红色中国贸易的限制，就要加强监督自由世界同俄国的贸易。在贸易方面政治方针的类似配合能使许多企图利用中国市场的国家感到满意。”

据记者说，美国官方人士希望国会恢复从国际新闻署的预计中删去的拨款，以便有可能扩大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广播。

“政治策略家们不仅注重援助、贸易和文化，而且还将继续从事防务，和裁军。他们不顾希望在欧洲缩减军队的盟国的压力，将采取强力的外交措施去巩固西方防务……。美国今后将提出在全世界裁军和限制生产原子武器的建议，如果俄国支持这样做。”

“主张美国对俄政策的新方针的舆论很有分量。据美国官方人士说，苏联国内粮食不足，要求更多民主的大学生不断举行示威游行。”

“一个最重要的现象——不久前苏联经济体系的大规模改组——可能被华盛顿认为是证实了俄国工业发展落后于克里姆林宫的计划的计划的现象。”

“当然，美国的对策将要机灵地制定，不给俄国人任何可能引起不愉快的具体借口。按照国务卿杜勒斯的意见，引起战争的原因就是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所准备采取的措施作出不正确的估价。他和他的助手们不想给俄国人任何对美国的意图作不正确估价的任何理由。”

(上接第三版)

所占据的阵地进攻。因此，争取商品和资本的出路的斗争，变得更加猛烈。1956年的商品输出达到将近一百九十亿美元，而1955年只有一百五十亿美元，就是说一年内增加了23%。

讲到资本，就现在掌握的材料看来，美国1956年向外国输出的资本似乎比1955年增加了一倍或几乎一倍（而1955年的资本输出额就已经是创纪录的一年）。

1955年，美国向外国输出资本的数额，达到了美国历史上空前的二十四亿美元的纪录；而1956年的已知的初步材料表明，这一年的资本输出额看来比去年还要大。

同时，这些投资——就私人资本而言——的性质和方向，似乎也在变化。这种变化主要首先体现为直接投资，就是说建立和扩大美国分公司和子公司，而不再像战前那样的证券投资（1955年的直接投资为一百九十二亿美元，证券投资为七十四亿美元）。投资的方向也在改变。如果说公家资本大部分投入欧洲工业国，私人资本的主要方向则是加拿大、拉丁美洲和不发达国家。

大量私人资本始终优先投在美洲：私人资本充塞了拉丁美洲，使拉丁美洲殖民地化以后，从1950年起便优先转向加拿大，加拿大变成美国真正的经济殖民地；在1950年到1955年之间，投入加拿大的美国资本达二十八亿八千五百万美元，从而已经控制了将近一半的加拿大工业企业以及采矿业和石油生产的一半以上。

但是，极重要的一点是：从1955年起，这些传统地区似乎已经吸收不了美国的过剩资本（此外，美国资本还在这些地区遇到欧洲资本的竞争）；今年，向美洲大陆和西欧以外的各国投资的数字，大于向拉丁美洲投资的数字，而仅次于向加拿大投资的数字。

在这方面的特征是渗入南非。南非的美国私人投资从战争结束时的八千六百万美元增加到1956年初的两亿五千七百万美元。

美国资本的活动就是这样扩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它因而保证了自己所需要的原料资源（美国1955年输入的商品的将近四分之一，是设在外国的美国公司的产品；而原料所占的比例达到70%到90%），保证了自己的产品的销路，因而当然保证了巨大的利润。

美国“商业周刊”去年10月曾提醒资本家们注意这一事实：根据正式纪录，美国公司在全国范围取得的利润，从1952年的一百六十一亿美元增至今年的一百一十一亿美元，即增加了60%。而美国公司同一时期在外

国取得的利润则几乎不断增加，从1950年的一十八亿美元增加为1955年的二十八亿美元，即增加了60%！

我们还要指出，在这方面，石油工业显然居第一位。美国投在外国的石油业的资本将近六十亿美元，而利润率则大大超过其他任何工业部门。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在中东开采石油所获得的纯利，估计1955年达十九亿美元，就是说有可能从这笔数目中提出两亿美元来供宣传“艾森豪威尔主义”之用。

### (6) 大垄断资本集团操纵一切

以上所述的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政策方向的基本因素，而且是直接的影响，因为，在美国，大垄断资本集团公开把自己的人安插在操纵一切的位置上。

在钢铁业方面，美国钢铁公司以政府的名义派了自己的领导人之一作为代表去视察情况（该托辣斯前经理费尔勒斯，目前正领导着艾森豪威尔指派的研究分配援外款项的调查团在欧洲、中东和亚洲的十八个国家视察；他将在3月1日左右向总统提出建议）。

至于石油业，洛克菲勒也直接派有代表：作为杜勒斯的助手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领导美国外交的小胡佛，就是参加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主要公司之一——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的副董事长；他曾以这种名义签订了关于伊朗石油的最后协议；而且根据某些迹象看来，自从他最近辞去副国务卿职务以后，似乎在致力于同摩洛哥谈判一项协议，以求美国资本得以开采撒哈拉的石油。

如果说这些事实还不够，那末洛克菲勒1956年1月致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便进一步证明大垄断资本集团直接干预美国政策的决策。

## 二、美帝国主义面对着社会主义世界

但是，这些经济因素只是美国政策的基础之一；今天在决定这种政策的目标和手段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必须在世界范围上对付飞跃发展的社会主义力量。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丝毫没有放弃它的图谋，要重新征服摆脱了它的控制的世界三分之一的地区。但是可以肯定：美帝国主义的头脑比较冷静的人，最近已经意识到如果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就会使（资本主义）利润制度和美国本身冒致命的危险。

华盛顿目前公开谈论着两个集团之间已形成“军事僵持局面”的说法；就在前不久，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关于“援外”问题的报告也断然说：假如发生全面原子战争，美国目前已经不再享有任何胜过苏联的决定性优势。

薛明顿在参议院武装力量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同样的结论；而据“纽约时报”报导，杜勒斯的前任艾奇逊说：“这两个竞争的世界体系的力量现在几乎不相上下，以致任何一方所遭受的任何失败都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然而，资本家们是知道时间对他们不利的。前英国协办外交事务大臣纳丁的想法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他1月16日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

“俄国的确正在冷战（贸易）中达到目的。它正在遴选、而且将在此后五十年中作为新的努力的一部分完成三个联合工业企业，每一个联合企业的产量将等于今天鲁尔的产量的两倍。在过去七年中，苏联钢产量的增加速度比美国快三倍，电力增加快两倍，石油同美国的数字相比快七倍。这种情况对自由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俄国正在铸造、而且正在加速铸造一种针对我们的比红军强大得多的武器，比任何火箭远为致命的武器。这就是说，首先是亚洲、接着是非洲将被吸入苏联的贸易体系。”

### 分而削弱之

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一面不断设法恢复它自以为战后由于拥有原有武器、后来拥有热核武器而获得过的军事优势，同时目前似乎已经把杜勒斯过去在“生活”杂志上概述过的政策作为美国的政策：利用由于狭隘民族主义而可能在社会主义世界产生的民族摩擦来破坏社会主义世界的团结。

代表这种意见的有苏兹贝格1956年8月18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文章说：“我们应当利用东欧各国人民之间的分歧、利害冲突和不同的愿望”。

美国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最近几个星期中的言论，都似乎证实了华盛顿目前在外交上正是遵循这种路线来对待社会主义各国的。这就是保持在“战争边缘”上的路线。英国前协办外交事务大臣纳丁1957年1月16日在（巴黎）“新闻报”上写道：“匈牙利事件使人隐约看出不久以前谁也不敢相信的机会和可能性：看来大可以援助和鼓励针对共产主义的民族抵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仅对匈牙利爱国者，而且对其他各卫星国爱国者秘密提供武器，难道不可能么？必须认真研究这种想法，不能用玩火、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借口来予以排斥……只要这样实行诱兵之计，再加上加强盟国内部的团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可以在冷战中恢复主动。”可以认为：象纳丁这样的人——虽然他去年11月由于不同意针对塞得港的军事行动而辞职——既反映了美国的观点，也反映了英国的观点。

这样说来，是在“战争的边缘”上了，不过暂时还没有再往前走而已。未完 待续



## 美国偷偷摸摸地策划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

【本刊讯】“华尔街日报”最近刊登了该报驻华盛顿记者吉布逊题为“使俄国烦恼”的报道。

报道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那些决定对外政策的顾问们在偷偷摸摸地准备展开攻势，以达到用巧计胜过俄国人的目的。作为这次攻势的基础的意见是，克里姆林宫在今后两年内将忙于国内乱事，无暇在国外多找麻烦。”

“虽然这种估价可能过于乐观，但是美国的高级外交官员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相当相信这种估价的正确性，进而在这种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各项重要的决定。”

“美国的政治方针——不论是新的政纲或是旧的政纲，也不论是修改过的或是正在快速实现着的方针——的基本目的将是，利用俄国的各种内乱，并且加强这些内乱，但又不太露骨以免俄国人反应得太猛。”

“这个政策的主要部分是企图使共产党国家的人们对苏联范围以外的生活有更广泛的概念。”

记者继续写道：“国务院采取的措施中包括：打算恢复同铁幕内各国交换工商界和文化界人士的访问。自从去年秋天匈牙利起义后，同俄国的这种接触破坏了。不久的将来，可能美国会宣布给予波兰某些经济援助……美国认为，如果在匈牙利成立一个不与莫斯科通气的新政府的话，可以给予巨大的经济援助，在公开暗示这一点的同时，给予匈牙利难民帮助的可能已成为争论的焦点。”

“美国的官方人士打算，如果放宽对红色中国贸易的限制，就要加强监督自由世界同俄国的贸易。在贸易方面政治方针的类似配合能使许多企图利用中国市场的国家感到满意。”

据记者说，美国官方人士希望国会恢复从国际新闻署的预计中删去的拨款，以便有可能扩大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广播。

“政治策略家们不仅注重援助、贸易和文化，而且还将继续从事防务，和裁军。他们不顾希望在欧洲缩减军队的盟国的压力，将采取强力的外交措施去巩固西方防务……。美国今后将提出在全世界裁军和限制生产原子武器的建议，如果俄国支持这样做。”

“主张美国对俄政策的新方针的舆论很有分量。据美国官方人士说，苏联国内粮食不足，要求更多民主的大学生不断举行示威游行。”

“一个最重要的现象——不久前苏联经济体系的大规模改组——可能被华盛顿认为是证实了俄国工业发展落后于克里姆林宫的计划的计划的现象。”

“当然，美国的对策将要机灵地制定，不给俄国人任何可能引起不愉快的具体借口。按照国务卿杜勒斯的意见，引起战争的原因就是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所准备采取的措施作出不正确的估价。他和他的助手们不想给俄国人任何对美国的意图作不正确估价的任何理由。”

(上接第三版)

所占据的阵地进攻。因此，争取商品和资本的出路的斗争，变得更加猛烈。1956年的商品输出达到将近一百九十亿美元，而1955年只有一百五十亿美元，就是说一年内增加了23%。

讲到资本，就现在掌握的材料看来，美国1956年向外国输出的资本似乎比1955年增加了一倍或几乎一倍（而1955年的资本输出额就已经是创纪录的一年）。

1955年，美国向外国输出资本的数额，达到了美国历史上空前的二十四亿美元的纪录；而1956年的已知的初步材料表明，这一年的资本输出额看来比去年还要大。

同时，这些投资——就私人资本而言——的性质和方向，似乎也在变化。这种变化主要首先体现为直接投资，就是说建立和扩大美国分公司和子公司，而不再像战前那样的证券投资（1955年的直接投资为一百九十二亿美元，证券投资为七十四亿美元）。投资的方向也在改变。如果说公家资本大部分投入欧洲工业国，私人资本的主要方向则是加拿大、拉丁美洲和不发达国家。

大量私人资本始终优先投在美洲：私人资本充塞了拉丁美洲，使拉丁美洲殖民地化以后，从1950年起便优先转向加拿大，加拿大变成美国真正的经济殖民地；在1950年到1955年之间，投入加拿大的美国资本达二十八亿八千五百万美元，从而已经控制了将近一半的加拿大工业企业以及采矿业和石油生产的一半以上。

但是，极重要的一点是：从1955年起，这些传统地区似乎已经吸收不了美国的过剩资本（此外，美国资本还在这些地区遇到欧洲资本的竞争）；今年，向美洲大陆和西欧以外的各国投资的数字，大于向拉丁美洲投资的数字，而仅次于向加拿大投资的数字。

在这方面的特征是渗入南非。南非的美国私人投资从战争结束时的八千六百万美元增加到1956年初的两亿五千七百万美元。

美国资本的活动就是这样扩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它因而保证了自己所需要的原料资源（美国1955年输入的商品的将近四分之一，是设在外国的美国公司的产品；而原料所占的比例达到70%到90%），保证了自己的产品的销路，因而当然保证了巨大的利润。

美国“商业周刊”去年10月曾提醒资本家们注意这一事实：根据正式纪录，美国公司在全国范围取得的利润，从1952年的一百六十一亿美元增至今年的一百一十一亿美元，即增加了60%。而美国公司同一时期在外

国取得的利润则几乎不断增加，从1950年的一十八亿美元增加为1955年的二十八亿美元，即增加了60%！

我们还要指出，在这方面，石油工业显然居第一位。美国投在外国的石油业的资本将近六十亿美元，而利润率则大大超过其他任何工业部门。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在中东开采石油所获得的纯利，估计1955年达十九亿美元，就是说有可能从这笔数目中提出两亿美元来供宣传“艾森豪威尔主义”之用。

### (6) 大垄断资本集团操纵一切

以上所述的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政策方向的基本因素，而且是直接的影响，因为，在美国，大垄断资本集团公开把自己的人安插在操纵一切的位置上。

在钢铁业方面，美国钢铁公司以政府的名义派了自己的领导人之一作为代表去视察情况（该托辣斯前经理费尔勒斯，目前正领导着艾森豪威尔指派的研究分配援外款项的调查团在欧洲、中东和亚洲的十八个国家视察；他将在3月1日左右向总统提出建议）。

至于石油业，洛克菲勒也直接派有代表：作为杜勒斯的助手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领导美国外交的小胡佛，就是参加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主要公司之一——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的副董事长；他曾以这种名义签订了关于伊朗石油的最后协议；而且根据某些迹象看来，自从他最近辞去副国务卿职务以后，似乎在致力于同摩洛哥谈判一项协议，以求美国资本得以开采撒哈拉的石油。

如果说这些事实还不够，那末洛克菲勒1956年1月致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便进一步证明大垄断资本集团直接干预美国政策的决策。

## 二、美帝国主义面对着社会主义世界

但是，这些经济因素只是美国政策的基础之一；今天在决定这种政策的目标和手段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必须在世界范围上对付飞跃发展的社会主义力量。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丝毫没有放弃它的图谋，要重新征服摆脱了它的控制的世界三分之一的地区。但是可以肯定：美帝国主义的头脑比较冷静的人，最近已经意识到如果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就会使（资本主义）利润制度和美国本身冒致命的危险。

华盛顿目前公开谈论着两个集团之间已形成“军事僵持局面”的说法；就在前不久，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关于“援外”问题的报告也断然说：假如发生全面原子战争，美国目前已经不再享有任何胜过苏联的决定性优势。

薛明顿在参议院武装力量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同样的结论；而据“纽约时报”报导，杜勒斯的前任艾奇逊说：“这两个竞争的世界体系的力量现在几乎不相上下，以致任何一方所遭受的任何失败都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然而，资本家们是知道时间对他们不利的。前英国协办外交事务大臣纳丁的想法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他1月16日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

“俄国的确正在冷战（贸易）中达到目的。它正在遴选、而且将在此后五十年中作为新的努力的一部分完成三个联合工业企业，每一个联合企业的产量将等于今天鲁尔的产量的两倍。在过去七年中，苏联钢产量的增加速度比美国快三倍，电力增加快两倍，石油同美国的数字相比快七倍。这种情况对自由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俄国正在铸造、而且正在加速铸造一种针对我们的比红军强大得多的武器，比任何火箭远为致命的武器。这就是说，首先是亚洲、接着是非洲将被吸入苏联的贸易体系。”

### 分而削弱之

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一面不断设法恢复它自以为战后由于拥有原有武器、后来拥有热核武器而获得过的军事优势，同时目前似乎已经把杜勒斯过去在“生活”杂志上概述过的政策作为美国的政策：利用由于狭隘民族主义而可能在社会主义世界产生的民族摩擦来破坏社会主义世界的团结。

代表这种意见的有苏兹贝格1956年8月18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文章说：“我们应当利用东欧各国人民之间的分歧、利害冲突和不同的愿望”。

美国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最近几个星期中的言论，都似乎证实了华盛顿目前在外交上正是遵循这种路线来对待社会主义各国的。这就是保持在“战争边缘”上的路线。英国前协办外交事务大臣纳丁1957年1月16日在（巴黎）“新闻报”上写道：“匈牙利事件使人隐约看出不久以前谁也不敢相信的机会和可能性：看来大可以援助和鼓励针对共产主义的民族抵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仅对匈牙利爱国者，而且对其他各卫星国爱国者秘密提供武器，难道不可能么？必须认真研究这种想法，不能用玩火、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借口来予以排斥……只要这样实行诱兵之计，再加上加强盟国内部的团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可以在冷战中恢复主动。”可以认为：象纳丁这样的人——虽然他去年11月由于不同意针对塞得港的军事行动而辞职——既反映了美国的观点，也反映了英国的观点。

这样说来，是在“战争的边缘”上了，不过暂时还没有再往前走而已。未完 待续